

# 漠川钟山坪： 一个鲜为人知的传统村落

■ 杨迪忠/文 阳著文/摄

2019年6月，国家住建部等部门公布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，兴安县兴安镇东村与漠川乡钟山坪榜上有名。东村是兴安县乡村振兴工程的示范点，灵渠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村，正在热火朝天地打造中国传统村落和灵渠陆军文化村。而钟山坪在兴安还鲜为人知，是一片隐藏在都庞岭中的人间净土。

## 优越的生态环境

顶着烈日，我们慕名来到钟山坪采访。

我们将车停在了村口一棵古老的大银杏树下，它枝繁叶茂，遮阳庇荫。七八个村民坐在树下聊天，几只小狗，在主人的身边撒欢。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显得十分宁静和安详。

随行的乡人大张副主席告诉我们，钟山坪坐落于兴安县漠川乡至全州县蕉江乡公路边，属于久中村委所辖自然村，距离其村委会约1.5公里，距离乡政府约8公里。它依山建村，坐东朝西，东为后龙山，西有小钟山和门前岭，北有著名的船山，东北是钟山岭等。方圆1平方公里皆群山环抱，因村庄处于钟山岭下之土坪上，故名钟山坪。

钟山坪是彭氏家族世居村落。村民彭祥发和村委副主任彭德胜给我们介绍，根据宗谱记载，其开基祖因躲避战乱在明代从湖南零陵县尹峰街迁来广西，先居全州县蕉江乡贤洞村，后迁居久中村九块田，再移居钟山坪，至今繁衍18代，达200余人，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有唐、颜、龙、盘、张等姓氏加入。现全村彭姓家族人口最多，汉族为主，共居住81户，380人。

走进钟山坪，我们感受到它的古朴和沧桑。在青山绿树之中，点缀着一栋栋桂北民居，与村落相呼应的是随着四季而改变的山水景观，特别是深秋季节，这里连片的古老银杏树，会把钟山坪乃至整个久中村委染成金黄金黄的世界，让人们仿若生活在如梦如幻的童话境界里。彭德胜说：“村边的古银杏树有几百棵，是先祖们种下的，现在成为摄影爱好者痴迷的对象，近几年的‘扫黄’季节，也有好多人来拍照。”过去，银杏和水稻种植等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，现在，葡萄已经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。

## 独特的文化遗存

村里的古民居建筑相对集中成片，还有2座炮楼护卫，原有进村寨门2个，现已拆除无迹。钟山坪的炮楼为三层，虽没有漠川榜上村的高大雄伟和精致，但也表明钟山坪村高度重视村庄的护卫与稳定，曾经一度繁荣，有自己的保安队伍。我们走进几座古民居，发现每座房屋的大门等都设有三至四根防盗防匪的圆木桩，其上下插洞犹存。这也说明，在古代的漠川至全州山路商道上，土匪曾经猖獗一时，经常扰民，因此钟山坪的古民居修建得也比较厚实。

钟山坪的古民居都是土木结构或砖石木结构，双斜槽屋顶瓦片复盖，青砖砌成的墙壁多有马头和灰批，内部木架，除少数窗花有些精美雕刻外，大多没有雕梁画栋。但是，古民居、古银杏、古石磨、旧农具，篱笆围园，小桥流水，还是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田园画卷。

钟山坪的古民居大多还住着人，也有几座闲置着。当地闻名的地主彭炳之故居，一栋建筑面积就达2000多平方米的“豪宅”，解放后分给几户贫农居住，现今仍保存完好。彭炳之为民国时期人，解放前曾担任过漠川乡乡长。当时，彭炳之家世盛极一时，田地遍布周边各村。为抗击大山上的土匪，他曾经带领村民、家丁修筑瞭望碉楼，守卫家园。还有一座清代古民居也较大，砖石墙，大门开在照壁式砖墙左侧，全是厚重的条石构筑。房屋比彭炳之故居还要好些，是全村档次最高的古民居。除上下两进阔三间的主房外，其附房有二层，砖石泥木结构，木板吊顶，设走廊，共有10个房间，前后都开有10扇窗户，讲究采光和通风。房里还有多处地窖，传统搭米碓、石磨、风车、犁耙、打谷机等工具俱全。

除了彭炳之，村里过去还出了什么人物么？有标榜科举功名的夹石么？我们一问，彭德胜等回答：“有呢，但有多少，只有老一辈人才知道了。我们晓得的几块夹石拿去架桥了。”于是，我们去看夹石。

驱车往漠川方向走不远，在路边一方巨石前停下。这是村里树立不久的标志碑，上书“钟山坪村”和“出入平安”几个大字，为兴安县老书法家杨迪远手笔。

沿着标志碑旁一条小路往下走，不早就到了小桥边。彭德胜告诉我们，这是原先进出村的老路，也是去漠川和全州的古道。原来都是石板路和钉子路，现在只保留了一段，大约100余米。我们查看了架在消水岩干涸的溪流上的两对夹石，都保存无损，但看不到文字，不知是谁为何功名而立。

消水岩是一个奇妙的山岩，钟山坪的雨水和洪水等都靠它消解，流入地下河。有了消水岩，钟山坪就永远不会遭受洪水淹没。平时，消水岩又是一口老井，清冽甘甜的井水养育了代代钟山坪人。

## 凄美的爱情故事

在往回走的福岭村路口柳家塘樟树山，我们去拜谒了彭开榜夫妇合墓。墓修建于清朝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六月，为石圈墓，宏伟巨大，保存完好，石狮子和人物雕像逼真精致，为清末桂北典型的墓葬。

彭开榜是例授太学生，他与妻子十分恩爱，在当时成为佳话。

据墓碑志载，彭开榜的祖父是个处士，就是古时称的有德才却隐居不愿做官的人，后来也泛指未做过官的读书人。他的父亲是例授登仕郎，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文散官，在清代是正九品衔。这样看来，他是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。彭开榜生于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六月，卒年不详。他质朴、谦恭，雅士百姓都喜欢他。在少年时代，他家比较贫乏，靠耕种为业，勤俭持家。他成年后，与文氏结婚，育有一子，名永康。不幸的是，孩子还在童年，文氏就去世了。他后来续娶马氏。马氏小丈夫一岁，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家庭逐渐富裕起来。彭开榜与马氏恩爱有加，生育一男一女。他们夫妇对人友善，多做好事，孝敬长辈，在邻里乡亲有口皆碑。可惜马氏还不满60岁就去世了。在花甲之年失去爱妻，彭开榜很伤心。过了几年，他又继娶张氏，但是因为年纪已老，他们没有生育。更为不幸的是，他的大儿子彭永康，在他之前也病逝了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家庭的多次不幸，给予彭开榜沉重的打击。

彭开榜似乎看破了人生。他回忆自己的一生，也可谓勤劳备至，悲喜交集。自己得授成均进士，有了功名；儿女已经婚嫁，成家立业；创置田园，修建房屋，教子训孙，催耕课读，样样都做好了。于是，在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彭开榜年近古稀之际，为自己营造“百年后藏骨所”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与续妻马氏合葬在一起。毕竟，他们夫妻在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，感情深厚。这时，距离马氏去世已经8年。

父亲有了此意，儿女们不敢怠慢，请来匠师和工人凿石雕刻，圈砌二老合穴，不久大功告成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墓，就是那时修建的，因此，彭开榜只刻上了出生年月日，没有卒歿年月日。彭开榜何时实现了与马氏合穴的愿望，待考。

彭开榜与漠川榜上村大户人家陈克昌之孙陈鼎彝是姻家，他的女儿满妹嫁给了陈鼎彝之子陈直谦。陈鼎彝之孙陈沛霖还写了一首诗刻于墓碑上，诗曰：“凤耐春荫鹤耐寒，木公金母炼仙丹。阳台共化庄周梦，千古乾坤一大观。”落款是“姻再晚庠生陈沛霖拜题”。他的表侄庠生颜焕勋也撰诗一首，称赞他们的爱情说：“榆缀桑荣晚景开，逍遙欲上楚襄台。此山先遭麻姑守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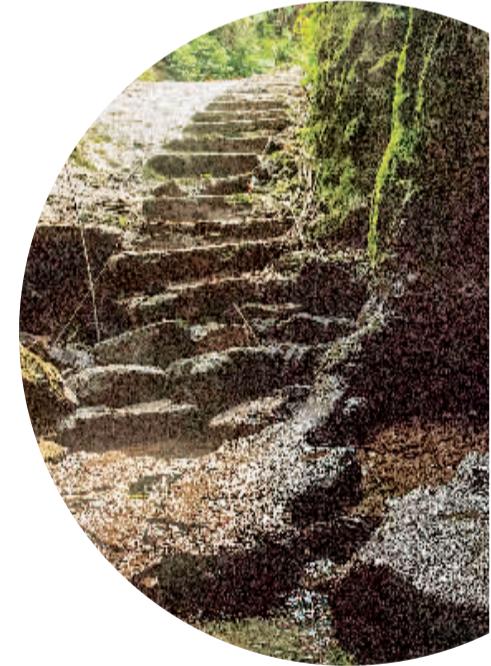
这合墓的背后，隐藏的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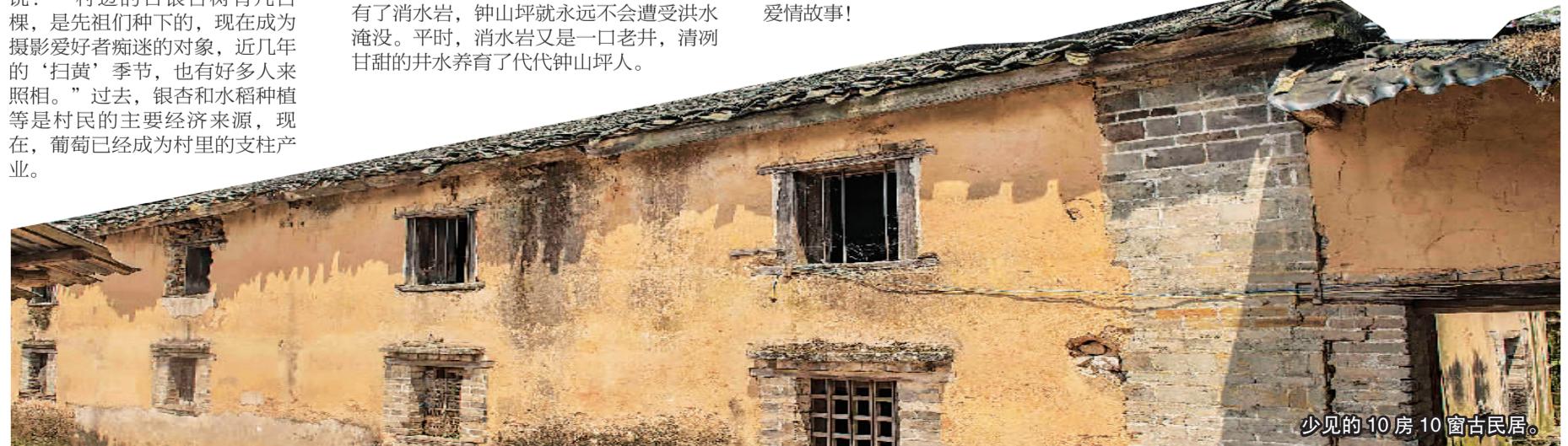
↑古民居的小鸟窗花图。



↑钟山坪的三层碉楼。



↑至今还在造福村民的消水岩。



少见的10房10窗古民居。